



乡愁

橄榄树的方向

马国兴 吕双喜 主编

 郑州大学出版社



乡愁 橄榄树的方向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马国兴 吕双喜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愁·橄榄树的方向/马国兴,吕双喜主编.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19.2

(小小说美文馆)

ISBN 978-7-5645-5984-7

I. ①乡… II. ①马…②吕… III. ①小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6586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0

字数:146 千字

版次:2019 年 2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部电话:0371-66658405

印次: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5984-7 定价: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编委名单

总策划 任晓燕

主 编 马国兴 吕双喜

副主编 王彦艳 郜 毅

编 委 马 骁 牛桂玲 胡红影 李锦霞

段 明 孙文然 丁爱红 郑 静

付 强 连俊超 郭 恒

序

任晓燕

“小小说美文馆”丛书这项出版工程，推举小小说作家，推出小小说作品，推广小小说文体，为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共同建设书香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纵观我国现代文学史，每一种文体的兴盛都有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传媒载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条件。如大型文学期刊之于中、短篇小说，报纸文化副刊之于散文、随笔。现代社会，传媒往往引导着阅读的时尚。

当代中国的小小说，也是如此。

仅仅在三十多年前，小小说对于读者来说，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在称谓上也五花八门，诸如微型小说、一分钟小说、超短篇小说、袖珍小说、千字小说、快餐小说、迷你小说等。当时，全国没有一家小小说专业报刊，小小说作品往往作为报刊的补白或点缀，难登大雅之堂。与之相对应，也没有专门从事小小说创作的作家，大都属于散兵游勇式的业余创作。而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更是从来就没有小小说的一席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10月，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前身百花园杂志社，敢为天下先，在旗下的文学期刊《百花园》推出“小小说专号”，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受到读者的欢迎。此后，1985年1月，《小小说选刊》正式创刊；1990年1月，《百花园》改版为专发小小说的期刊。此外，百花园杂志社还多次举办小小说笔会、评奖等文学活动，先后创办小小说学会、函授学校等民间机构，不断推进小小说作家专集、作品选本等出版项目。

通过业界同仁多年不懈的努力，小小说已从点点泛绿到蔚然成林，以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中国当代文坛，跻身“小说四大家族”，并进入鲁迅文学奖评选序列，在全国各地拥有逾千人的较为稳定的创作队伍，成为广大

读者喜闻乐见的文体。

小小说是新兴的文体，又有着古老的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它与文学的起源密不可分：上古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等，就具有小小说精炼、精美的叙事特征；春秋战国的诸子著述，不乏微型珍品；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堪称我国最早出现的小小说集；宋代人编撰的《太平广记》，可谓自汉代至宋初野史小小说的集大成著作；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立古典小小说的高峰；现代鲁迅的《一件小事》等，开启白话小小说兴盛的序幕。

近几十年来，小小说之所以大行其道，是与现代生活节奏合拍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小小说是一种最具有读者意识的文体。同时，小小说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根本原因在于展示出了宝贵的文学艺术价值。当代中国的小小说，继承了从古代神话到诸子寓言、从史传文学到笔记小说的叙事艺术传统，并与各种艺术形式的美学精神相通相融。比如对意象之美和境界之美的追求，就代表着中国文艺美学的主要传统，它是至高的，也是永恒的，也正是小小说艺术的自我要求。

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不能以篇幅长短而论，最终还是看思想艺术上的成就。诸多优秀小小说作品，言近旨远，微言大义，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艺术含量和思想容量丝毫不逊于中、短篇小说。所以，小小说最能够、也最便于在读者心灵上打下烙印，原因就在于它的精炼和集中，常常呈现给读者引人入胜或发人深思的典型事件，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小小说还是“留白的艺术”，把最大的想象空间留给读者，去回味、创造和补充。小小说对语言的要求很高，诗歌创作中的炼字炼意，对于小小说同样适用。

当代中国的小小说已形成气候，成为一种广阔的文学景观。今日，小小说已步入创作成熟期，以特有的艺术魅力丰富着我们的精神生活，也必将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位置。在此，作为一位“小小说人”，我期望小小说作家像苍穹中的繁星那样，闪烁出五彩缤纷的个性之光。

（任晓燕，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百花园》《小小说选刊》总编辑。）

目录

闺女是娘的小棉袄	赵 新 001
你就说是我送的	赵 新 004
马涛鱼馆	蔡 楠 007
望水	蔡 楠 010
独轮车	袁省梅 013
赊小鸡	袁省梅 017
故乡	刘国芳 020
李林栽芋	刘国芳 022
荞麦花开	刘国芳 026
老圣人	赵长春 030
老屋	刘立勤 033
麦垛	刘立勤 036
冰天雪地	赵 瑜 039
猪马牛羊	赵 瑜 042
深秋	李德霞 046

米贵卖羊	李德霞	049
海啸	于心亮	052
爷爷的梧桐树	于心亮	055
寻找朱一阁	李忠元	059
抗旱	许心龙	062
拿手活儿	许心龙	067
记忆中的老味道	刘正权	072
回不去的老家	刘正权	076
谷雨	吴卫华	079
谷子	吴卫华	084
私奔	程宪涛	088
杨八姐	程宪涛	091
黄老三的心愿	程宪涛	095
六叔	于德北	098
有兔子的田野	陈 毓	101
鸡啼声声里	王 往	104
橄榄树的方向	付树霞	106
扶贫	芦芙荭	109
老货郎	薛培政	113
乡情	侯发山	116
画皮	杨海林	119
喝晃汤	江 岸	122

慢人	包兴桐	125
马哈的恋爱史	李伶伶	127
小瓦的秋天	李士民	131
父亲是秋天的镰	胥得意	134
牧羊	曹隆鑫	137
种心情	盐 夫	141
失落的风筝	王东梅	145
园区行动	骆 驼	148

闺女是娘的小棉袄

赵 新

立秋那天，二嫂的老爹过六十岁生日。六十岁是大寿，二嫂非常想去娘家给爹祝贺一番，亲手送给老人一些生日礼物。二嫂知道“天大地大不如爹娘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爹娘恩情深”的道理，所以立秋之前就做好了给爹祝寿的准备，烟酒糖茶香香甜甜花花绿绿地买了一大堆。

可是立秋这天早晨二哥突然病了。二哥上吐下泻痛苦万分，一个生气勃勃的小伙子眨眼间就蔫儿了，成了一棵被霜打过的软软的茄包子。二嫂想，天当然大地当然大，河当然深海当然深，可自己现在是跟着二哥过日子，男人与爹比较起来，有些事就说不清楚了：丢了爹那一头，就丢了孝顺，丢了恩情，爹这一辈子只有一次六十岁的生日；丢了男人这一头，就丢了本分，丢了情理，自己不尽责任谁尽责任？

二嫂结婚才三个月，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新媳妇！

想了又想，二嫂决定留在家里伺候二哥。

二嫂坐在床头拨通了娘家的电话，那头接电话的正好是娘。

二嫂笑容满面地说：“是俺娘呀？娘，您好。今天爹过生日，祝福爹生日快乐，祝福爹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娘笑了：“闺女，你好。明知道你爹过生日，你怎么还不来呀？天热，路

远,早点儿动身吧!”

二嫂怅怅然叹了口气:“娘,对不起,我去不了啦,他病啦。”

娘的嗓门儿突然大了:“什么什么,你来不了啦?那可不行,你们姐妹三个都得来,怎么能缺你呀?谁病啦?你说谁病啦?”

二嫂说:“他。娘,他病啦。”

娘火急火燎:“闺女,他、他、他,他他他,他是谁,他就没个名字吗?”

二嫂心里就有些埋怨有些不平:“娘,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您连‘他’也不知道?您把闺女嫁给谁啦?”

娘呵呵地笑了:“啧啧啧,我还以为‘他’是老天爷呢,闹半天是女婿秋喜呀。秋喜怕什么?秋喜还不听你调遣呀?二十多岁的人,头痛脑热的事,你给他烧好水,买好药,安顿停当,一拍屁股就来啦。”

二嫂说:“娘,我试了好几次,这屁股不好拍。”

娘说:“咋不好拍?你使劲儿大点儿呀!”

二嫂说:“一拍就动着心啦,越使劲儿越心疼。”

电话打到这里时,医生来给二哥打针。二嫂把电话放下,扶着二哥在床上躺好,然后问医生二哥得的这是什么病,该怎么治疗,该注意什么,该防止什么……直到把医生送走,这才又拨电话。

二哥劝她:“别拨啦,你去给爹祝寿去吧。”

二嫂回答:“你这个样子,我能走?”

二哥说:“不就一天吗?”

二嫂说:“不在一天两天,在责任。”

电话通了,那头还是娘。娘说:“丫头,你怎么把电话放啦?叫娘这个着急!”

二嫂说:“娘,对不起,老天爷要打针,我能不放电话吗?”

娘问:“谁是老天爷?”

二嫂笑了:“娘的记性真差劲儿,您刚才说过的话,怎么马上就忘了?”

娘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闺女，你们姐妹几个你最小，你爹最喜欢最待见你，人前人后把你夸成一朵花，你不来他能舒心吗？你常说天大地大……”

二嫂说：“娘，您说的我都清楚都明白，可是天大地大也还得有个框框呀。”

娘说：“你还说河深海深……”

二嫂说：“娘，河深海深，也还得有个尺寸呀。”

娘说：“丫头！”

二嫂说：“娘！”

娘说：“丫头，你爹一年才有一个生日呀！”

二嫂说：“娘，我一辈子才找一个男人，岁月更替，沧海桑田，更不容易。”

娘说：“闺女，俺没见过你这样儿的，结婚才三个月，就不听娘的话啦。”

二嫂说：“娘，不听话的不是我，是您。”

娘说：“胡说，娘怎么不听话啦？”

二嫂说：“娘，您想想呀，我结婚是您敲锣打鼓大张旗鼓把我送到秋喜家里来的，您结婚是您一个人偷偷跑到我爹家去的！”

娘哑了，电话断了。

一只蟋蟀唱起来，声音很清脆，很响亮，很亲切，很入耳。

二哥批评二嫂：“你看你这个人，不会该说的再说，不该说的不说……你这样直来直去揭娘的老底儿，娘会不会生气？”

二嫂说：“什么叫该说什么叫不该说？娘的老底儿是娘亲口说给我的。闺女是娘的小棉袄，她老人家不生气！”

电话响了。

是娘打过来的。

娘悄悄地说：“闺女，我和你爹商量妥啦，明天我们就去看望秋喜！”

你就说是我送的

赵 新

沟里村有个老汉叫老秋。

老秋在村里不是下田种地，不是上山放牧，而是挥动一把扫帚一把铁锹，给村里打扫卫生。现在村里也和城市一样，要求环境优美，村容整洁，院落干净，街道亮堂，所以村委会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就有了清洁工这样的角色。

为什么偏偏老秋当上了清洁工呢？说来话也不长：那天晚上，村主任把在家种地的乡亲们招呼到村委会开会，要大家推举一位清洁工。大家都想干，却都不言声，村主任就说出去解手。村主任突然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哎呀不好，有个人掉进茅坑里了，黑天墨地，也看不清是谁……

他一言未了，老秋就冲出去救人，而别人却不动。

老秋晃着手电跑来说：“主任，茅房里根本没人，你看错了。”

村主任很是高兴和激动：“大叔，我没有看错，咱村的清洁工就是您了。”

后来老秋才知道所谓的“有人掉进了茅坑里”，是村主任给他们出的一道考试题，他答对了：他一不怕脏二不怕累，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老秋是挣工资的。老秋的工资是每个月三千元。

本乡本土，守家在地，吃得热乎，穿得温暖，还能一如既往地、舒舒服服

地守着自己的老婆睡觉，哪一方面也耽误不了，老秋的工作让人羡慕不已！

终于有一天早晨，有个女人站出来，对正在清扫街道的老秋说：“兄弟，你早，你好。”

老秋看了她一眼，见女人的脸笑得像朵花，也就回答：“大嫂，你早，你好。”

女人说：“兄弟，咱沟里村的人都夸奖你好呢，说你五十多岁的人，这么勤谨这么细致这么认真这么耐心，把活儿做得这么利落这么彻底这么干净这么地道！”

老秋说：“那还不是应该的嘛，我挣着村委会的钱呢。”

女人说：“兄弟，那就麻烦麻烦你，你去把我家的院子打扫打扫吧。”

老秋愣住了。村委会交给他的任务是，清扫沟里村的大街小巷，清除渠沟里的脏物垃圾，没有让他去打扫谁家的院子。而且全村两百多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院子，给谁打扫，不给谁打扫？都去打扫，忙得过来吗？

老秋说：“大嫂，对不起，我不能……”

女人说：“你别推辞，你挣着我的钱呢，就得听我指挥。”

老秋把手里的扫帚停下：“我怎么会挣着你的钱呢？”

女人说：“村委会是咱们全村子的村委会，是大家的村委会，你挣村委会的钱，当然也有我一份。”

老秋犹豫了，觉得这个女人的话多少有些道理：她是沟里村的一员，这一点儿没有怀疑。

老秋想，要不给她扫扫吧，也费不了多少时间，费不了多少力气。

老秋想，她没了男人，寡妇也怪可怜的。

老秋想，她也五十多岁的人了，好容易张开了嘴。

老秋来到女人家里，把女人家的院子扫得干干净净、亮亮堂堂。老秋说：“大嫂，你记住，咱们下不为例！”

可是第二天，这个女人又叫老秋给她打扫猪圈。

老秋摆了摆手：“不是下不为例吗？咱昨天说好了的！”

女人说：“是呀，是下不为例呀，我今天是让你打扫猪圈，不是让你清扫院子。别忘了，你挣着我的钱呢。”

老秋迟疑良久，又给她打扫了猪圈；还拉了好几车土，把猪圈给她垫好。很快，老秋的女人知道了这些事情。

老秋的女人问老秋：“奇怪，你为什么单给那个寡妇打扫院子、打扫猪圈？”

老秋回答：“不奇怪，她说我挣着她的钱呢。”

女人说：“她放屁！村主任说，你挣的钱是县政府直接拨给咱们村委会的，不是从各家各户收的。你问问她，她给你掏了几块几毛几分钱，让她拿出单据来！”

老秋说：“好好好，我回头问问她。”

话是这样说，老秋却一直没有追问那个女人。老秋想，帮助她干的那点儿活儿其实不叫什么活儿，二五眼的事，值不得正儿八经地问人家。你一问，好像要算后账了！

老秋不找她，她却又找老秋了。她又让老秋给她淘厕所。

老秋说：“大嫂，你说心里话，我挣着你的钱吗？”

老秋说：“大嫂，面对我赵老秋，你好意思说假话吗？”

老秋说：“大嫂，你的活儿我可以帮助你做，但是你知道我知道也就可以了，不需要第三个人知道！”

几声“大嫂”叫出来，女人眼里充满泪水。

农历腊月二十八，老秋在村里继续清扫街道；老伴儿去县城赶集，购置年货。中午回到家里时，桌子上放着两只烧鸡两瓶酒，香味儿、酒味儿都很浓。

老秋想，老伴儿还没有回来，这东西是谁送的？

老秋去问村主任，村主任说：“大叔，送给你你就吃你就喝，你管它是谁送的？如果婶子非要刨根问底，你就说是我送的！”

马涛鱼馆

蔡楠

渔船像口锅，翻扣在千里堤上。马涛也顾不得锅底的黑，就一屁股坐在了锅上，一边抹着汗一边对旁边气喘吁吁的马柱说：“淀干了，爸！”

“是干了。”马柱还在猫腰撅腚地擦拭船上的泥土，头也没抬。他想在船上涂一层油漆。爷儿俩刚刚把船从白洋淀里拖到了岸上晾晒。

“你涂漆也没用，淀干水净，没鱼了，船也没用了。”马涛眯缝起眼睛瞅着越来越强烈的阳光，这老天爷，也不下场大雨，莫非让人心也要干透了？

马柱没听儿子抒情，拿着油漆瓶子和毛刷过来说：“马涛你起来。”

“我起来干吗？”马涛依然瞅着阳光，他已经瞅出了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

“你起来我刷漆！”

“你刷吧，我起来你刷吧！你好好刷！”马涛说。

“可我起来，我就走了。”马涛又说。

“你走我也得刷。我就不信这白洋淀不来水！”马柱拽了儿子一把。

马涛就势起来，从堤坡的小柳树上摘下他那件红色的衬衣，头也不回地走了。

马涛去了县城。离开了水的马涛徘徊在阳光下的城市里，感觉自己像

一条行走在岸上的鱼。城市也是干的，城市里没有港汊，没有芦苇，更长不出荷花来。马涛把那件红色的衬衣脱下来，用手举过头顶，开始在大街上奔跑。衬衣就在风中铺展成一朵硕大的荷花。

能制作荷花的马涛在一个烹饪培训班里学习。不久，他应聘到一个单位做厨师。一天一顿午饭，马涛的活计很清闲。干完活儿，还可以到传达室和警卫、保洁工聊天儿看报，侃侃世界杯什么的。马涛觉得自己也成了单位的人，甚至产生了转正、找个城里对象的想法。他把这想法和食堂服务员温小暖说了。温小暖就笑着说：“马涛你可真逗，你要是能转正，我都当局长了。”马涛听了这话，像泄了气的皮艇，一下子蔫在了水面上。

温小暖的打击刚刚过去，单位就换了个领导。新领导一上任就约法三章：全体职工中午一律回机关吃饭；有宴请也要在食堂安排；食堂要一天一个菜谱，保证饭菜的多样化。

吃饭的人多了，马涛就变得忙碌起来，再没有聊天儿看报侃足球的时间了。忙倒没关系，问题是众口难调。这些官老爷在外面吃顺了嘴，回到食堂不习惯，不是熬菜嫌咸了，就是做鱼嫌淡了，絮絮叨叨的指责让忙得一头汗水的马涛心里冷冷的。最不能忍受的是那天新领导的发火。那天本来领导吃得胃口挺好，还和大家有说有笑的。可吃着吃着就皱了眉，他从嘴里拽出了一根金黄色的头发。领导就把筷子啪一摔：“马涛你看这是什么？是不是白洋淀里的草？我要扣你的工资！”

被扣工资的马涛就辞职不干了。临走前，他拿过一把大剪刀，找到正在午休的温小暖，咔嚓咔嚓把她染的金黄色的长发剪了个精光。

马涛又行走在城市的阳光里。他又一次把那件红色的衬衣举过头顶，让它招展成一朵盛开的荷花。招展完了，这朵荷花就飘落在黄家鱼馆的屋顶上。

黄家鱼馆的老板收留了马涛，喜欢上了马涛，并把家传的全鱼宴制作秘方传给了马涛。一时间，马涛成为全鱼宴的名厨。在他的主厨下，黄家鱼馆